

學 時 事 叢 書

英勇的援朝铁路工人

李 永 著



工人出版社出版

學 時 事 叢 書

英勇的援朝鐵路工人

李 永 著

工 人 出 版 社 出 版

英勇的援朝鐵路工人

作者 李 永
出版者 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

電報掛號二三七三

印刷者 工 人 日 報 印 刷 廠

一九五一年九月北京第一版

[8243] 1—6000

價：1300元

英勇的援朝鐵路工人

李永

三月十九日

早就想再去朝鮮

去年我去過一次朝鮮，現在朝鮮又是什麼樣子了呢？我真想去看。前些時候我要求去，組織上沒答應，這次答應了，可真把我樂壞了。今天，我們要去朝鮮的人，開了個會。大家要我也講一段，可是我講什麼呢？我心裏頭只是覺得高興，也不知道該從那裏說起。我對大家講：「豐台機務段的工人們，愛國熱情可真高呀，在四個鐘頭以內，就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報了名。志願去援朝，一七八一號機車司爐宋全福是個團員，因為他是回族人，飲食不方便，領導上沒讓他去，他鬧着非去不行；他的母親和媳婦見他沒去上，也說：「看人家都去，你爲什麼

不去呀？」他後來還是堅持要去，上級才批准了。我心就想：大家能不顧一切去朝鮮工作，我就不能去慰問慰問大家嗎？……」

下午，我把我要去朝鮮的消息告訴了家裏，家裏以爲我出一次國，好不容易呀！就想至少也該做點好吃的，可是我就不贊成，我說：『不用，平常的飯就夠了，前方的同志比咱苦得多呢！』家裏問我還有什麼事嗎？我說：『沒有。』我想，到朝鮮，是到戰場去，要爬山走路，不和到蘇聯一樣，出門就是小汽車。因此，就上街買了一雙結結實實的翻毛皮鞋。

當天晚上，就離開了自己的家，離開了北京。

三月二十日

祖國是和平平的

大夥坐在火車上，一邊休息，一邊討論工作。火車裏非常整齊、清潔，車裏坐滿了人，個個紅光滿面。車外面是看不見邊的土地，農民們正在自己的土地上

緊張的耕種着。過了山海關，關外的風光更是美麗，烟囱好像樹林子，個個在冒黑烟，人們都在和平地建設自己的祖國，爲自己美滿的生活而努力。我是在東北生長大了的人，對這塊肥美的土地，十分熟悉。變了，變了，東北比從前好多了！再過十年八年呀！我們的東北和我們的全國，也許就會像現在的蘇聯老大哥的國家一樣了。

下午五點一刻，在瀋陽下車。

三月二十六日

半夜三更發什麼野？

在瀋陽一直住到二十六號。

去年八月來朝鮮的時候，白天還可以走路，晚上也有房子住。可是現在，不同了，朝鮮已經飽受到敵人的摧殘了。

天空是墨一樣的黑，沒有月亮，有手電燈也不能使。一過了江，美國的飛機

就來了，在半天空發出了一種很怪的聲音。

美國，在太平洋的那邊，離朝鮮有一萬多里，這裏的土地，這裏的江水，這裏的天空和美國有什麼相干呢！半夜三更來發什麼野？

三月二十七日

三層大樓那裏去了？

新義州是朝鮮和我國最靠近的一座有九萬人口的城市，有許多的華僑住在這裏。去年八月來朝鮮時，見到這座城市還是很繁華，記得我們還在車站候車室的三層大樓上住過一夜，還在這裏吃過飯。

昨天黑夜過了江，走到天明，到了新義州。「哎喲！新義州那裏去了？怎麼三層大樓也不見了呢？」上次見到的那個新義州，現在只留下了一片瓦礫，我立刻難過起來，聽說美國鬼子飛機來炸了許多次。我心裏很惱火。我決心要慰問工作，不論什麼困難我都要克服，絕不向困難低頭，不給同志們添一點點麻

煩，走路絕不落後，我一落後，別的同志就要覺得我上年紀了，要費心照顧我。

三月二十八日

不是野獸是什麼？

走了一夜路，天亮就在東文里住下來，這個村子原來一百一十三戶。美國鬼子，他們慘無人道，想把朝鮮愛和平的人民殺絕，在這裏只住了七天，就滅了三十八戶。原來全村有牛八十多隻，現在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了。美國鬼子不是野獸是什麼？

三月三十日

祖國的工程隊

我在清川江岸，和援朝的工程隊會面了，每個同志的工作熱情都很高，他們在朝鮮也和在自己祖國工作一樣努力。江裏的冰剛化，浮在江面上，好像無數玻璃塊。美國鬼子把這裏的橋炸斷了，他們以爲，這樣就可以阻止我們的運輸，他

們自己可以活命了。

炸吧！你美國鬼子能炸，我們能修，你白天炸，我們黑夜修，我們一定要保證運輸。這是工程隊同志們的決心。

這裏靠海近，潮汐來時，水向倒流，修橋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同志們穿着褲衩下水裏工作。最艱苦的是在江裏打柱。起初來到這裏的時候，敵人飛機常來擾亂，大家不習慣，一天不知道要防避多少次，對工作影響太大。『怎麼辦呢？這不是正合了美國鬼子的心思嗎？』同志們不甘心這樣，工程隊的負責同志起模範作用，飛機來了呆在橋上不跑，飛機過去，立刻就進行工作。慢慢地同志們也照樣來作了。一開頭，十二個鐘頭只能打兩顆柱子。後來，一天天提高，就打到十五顆。

代表團同志去了，想和大家說幾句話，又怕耽誤大家的工作。工程隊政治委員說：『放心吧！耽誤不了，只有超過的。大家聽說祖國的慰問團來了，情緒可

高哪！』講話開始了，一會敵人飛機來了，又講一段，敵機又來了。講了兩個鐘頭，飛機來了五六次。

工程隊的同志聽完祖國慰問團的話，也講話了，他們表示『堅決完成任務，克服一切困難』。還特別表示：慰問團經過千山萬水，來慰問大家，這說明祖國的父老兄弟姊妹同志們對我們太關心了，一定要作好工作來回答大家。

慰問團還給工程隊獻了一面旗。

第二天捷報傳來了。說昨天晚上，雖然講了兩個鐘頭話，可是沒耽誤工作，並且還超過了一顆——打了十六顆。這十六顆還是提前一點鐘完成的。黑板報上的表格，只有十五格，因此，也沒地方寫了。

三月三十一日

工程隊長曹國旺

工程隊第一大隊有個中隊長叫曹國旺，有一天，他們運汽油，正在路上，敵

人的飛機來了，假如要打中一槍，那所有的汽油都得着火，汽車也會燒壞的。這倒不怎麼太要緊，要是前方部隊沒有汽油，不能打鬼子可怎麼好呢？曹國旺，全心全意爲人民，他自己不怕犧牲，他帶着三十多個人，不顧敵人的掃射，拚着命把車上的汽油搶下來了。這時候，有四位同志掛彩了，他又冒着掃射，把這四位同志都送到了醫院。

四月三日

在前方怎麼學文化？

朝鮮的山真多，一號那天，要從某地到某地，共有十五、六里地，可是山高不能走，只好坐上車繞道，繞了八十里，下車以後，又上了個大山，一上一下又是十多里，又走了兩個鐘頭。慰問團的同志們大多沒有過過這種生活，爲了慰問我們抗美援朝、保家衛國的同志們，想起了他們所受的各種艱苦，一切困難都忘了。

我們的戰士同志們，他們在前方，簡直不願意有一分鐘的閒工夫，只要有一點空，他們就要找事作。張進賀是個警衛員，他保護首長，抓特務的工作作得很好。他上山防空時，就在山上給朝鮮老百姓打柴。經常還給老百姓家喂牛、鋤草。

有一個地方，根本進不去車，吃的米，用的柴都不得進來，同志們就自己出去揀米，上山去打柴。平平常常地都是來回四十里地。

我們的戰士幫助炊事員打柴，燒火作飯，幫助老百姓幹活的事，天天可以碰到好多次。

我們部隊不只會打仗、會修鐵路橋梁、還能學文化。如果要在後方的話，那好辦，有業餘學校、有專任教員，桌椅、板櫈、粉筆、黑板、教課書、練習本，樣樣俱全。還有專門學習的時間，還有首長動員。學習好的還要獎勵，……在前方呢？這一切都沒有。他們怎樣學習呢？自己學，有一點時間就學，不管有什麼

困難也要學。鐵道部隊有個戰士叫張志年，他用火炭當粉筆，用石頭當黑板，國文、算術都學，從前不識字，現在已經學到五六百字了。

普遍是小先生制，三年級當二年級的先生，二年級當一年級的先生，一年級還能當識字很少很少的人的先生。

四月四日

落葉松

橋，往往不斷的被炸毀，一炸毀，那些木料就要順水下流，我們的同志們，爲了保證運輸，就是在大冷天，需要下水撈的時候，同志們也是搶着去做。

前綫上修橋的困難是材料缺，工具少，黑夜幹，飛機亂。大家對飛機已經習慣了，反正它不能讓中國人民、朝鮮人民屈服的。黑夜做活，我們也摸出了一套經驗。沒有工具時，就討論研究，沒材料，就動員朝鮮老百姓和我們一起去弄。每次橋被炸後，不等上級來命令就開始工作。在某個橋上，木料很缺。我們同志

們就自己到很遠的山上去砍，起先是用爬犁在冰上拉，河開凍了，給我們增加了很大困難。我們就用人力去抬。

需要草袋子時，就動員朝鮮老百姓搜編草袋，但是需要的太多，老百姓想盡了方法還不足用，於是我們同志們就討論、研究，想出了辦法：用山上的落葉松來編筐子代替。這裏山很高，火車不通，沒有公路，交通不便，我們同志們就和朝鮮人民一道去山上往下抬。困難就克服了。

四月五日

新創造

閉住眼睛想一想，黑夜修橋的情況怎樣，那真是困難極了，不是這裏安得不合適；就是怕釘子釘不在正經地方；一不小心，還會摔在河裏；敵人的飛機還不斷要來騷亂。……

拿釘道來說吧：在黑夜，有尺子也無用處，戰士們就在尺子上刻了一個個的

坑，摸着坑幹活，還是沒有幹錯的；修橋需要很多很多土，戰士們就用挖防空洞的土去修橋。朝鮮的老百姓對中國志願軍這種精神，真是太欽佩了，他們就想盡辦法來配合。雖然路程很遠，那些婦女們也要來送草袋，每次總是在頭上高高的頂着一打兒；兒童們也搶着來送，在他們之中，無心地展開了競賽。有人還用牛來拉，有人就回家把放米麵的袋子也拿來裝土。

接電綫的戰士，三個人一組，只有一把鉗子，白天飛機騷亂，很難工作，晚上又看不見。後來，飛機天天晚上來轟炸、掃射，總是不斷放照明彈。我們的戰士，就在附近，利用照明彈的火光來工作。美國鬼子放的越多，他們的工作越便利。

中朝人民的感情一天比一天深

在沸流江上一個地方。有一天，鬼子又發了瘋似的扔下無數炸彈。一炸，許多屍首被炸出來了。有的母親擋着小孩，有的拉着手；有的手被反綁着，……原

來，是美國鬼子曾經來過這個地方，殺了許多人，都埋在這裏了。戰士們就立刻通知朝鮮的老百姓來認屍首。他們來了就是一陣痛哭，咱們的戰士也痛哭起來。哭有什麼用呢？戰士們不哭了立刻宣誓：『別哭了，我們一定要替朝鮮人民報仇！』『不把美帝打到海裏去，就不回家！』

金基耀，是個朝鮮老頭，今年五十四歲了，家中五口人。大兒子金門軍在人民軍裏工作，兒媳和十三歲的二兒子、孫子在家。有我們戰士住在他家，給他切草、送糞、挑水、擔柴。這些農民出身的戰士，對這些工作都很熟練，幹起活來，特別有勁，比在自己家還強。和金基耀老頭，只是不通話，在感情上，都一天天深啦。慰問團去的這天，他們知道我們是中國來的，一見面就分外親熱。我們向他告別的時候，他一邊說朝鮮話，一邊做出各種姿勢來。意思是想讓我們多住幾天。還拿來豆麵和黃米麵做的饅子給慰問團吃。慰問團同志不吃，他非讓吃不行。他真是誠心誠意地在讓。我們接受了，他老人家可樂啦。